

外遇的另类论述

从一九八〇年代起，台湾社会对于外遇的关注逐渐形成一些固定的成见，在这些早期的外遇论述中，由于发话位置主要是外遇的道德谴责者或婚姻谘询专家，因此对外遇的描述多半是固定的负面刻板印象。

最近新一波出现的外遇论述却打开了另一种局面，带来了至少三种突破。

首先，这些新的外遇论述引进了外遇者和第三者的叙述观点，使得涉及外遇的各个当事人都得以用自己的话，说她们自己的故事。

过去的外遇论述常常是由三角关系中的元配以无限令人同情的姿态发言控诉；外遇故事既由元配的角度来叙述，婚姻谘询专家的分析也往往是以元配为本位。这么一来，三角关系中的另两角即使说话，也必需依着元配故事的发言位置来定位。换句话说，她们只能说罪恶感、痛苦、或忏悔，不能说任何其他感受。

可是在新的外遇论述中，透过访谈者的同情理解态度，外遇者和第三者终于有了机会，以平实真诚的声音细数她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兴奋、矛盾、欢欣、无悔。这种真诚生命的强大力量极为感人，连受邀为《外遇：情感出轨的真实告

白》（张老师出版）写〈序〉的本地谘询专家，都不得不再三提醒读者不要只看到这些方面，「不要瞻前而不顾后」，以企图为这种感人的声音「消毒」。

而当外遇者和第三者自白坦言时，我们发现外遇并不如我们过去想像的单一，这是新外遇论述的第二个突破。

过去外遇论述中刻划的总是含辛茹苦但是惨遭背叛的元配，她的丈夫是个贪得无厌的负心男人，旁边的则是虎视眈眈，等候机会补位的第三者。可是透过新的外遇坦言，我们认识到外遇的多元面貌和其中无数偶然的或结构的因素：例如，并不是只有男人才会外遇，很多女人也会外遇，而且女人也有「逢场作戏」的外遇。此外，并不是外务多的人比较容易发生恋情，很少社交的人也会在偶然的机会中透过露水姻缘而发展关系。外遇也并不一定以心痛或事迹败露收场，许多外遇秘密地持续一生，成为当事双方生命力量的来源，另外一些外遇则留下当事人生中最甜蜜的回憶。这种多元的面貌使得连着书的研究者也不断强调，外遇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对外遇的研究因此需要时常抗拒既有的成见，以免抹煞了差异。

台湾的外遇论述一向假设外遇者是男人，这当然不表示女人比较少外遇，而

可能是因为女人更仔细的维护自身的情欲空间，因此也较难进行研究。新一波外遇论述在女人的外遇方面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形成第三种突破。

从前的外遇论述带有极强的性别成见，许多人相信男人的外遇是逢场作戏，只是为了性刺激，而女人的外遇就会涉及感情、孤注一掷，因而拆解婚姻，也因为如此，女人需要被严密看守，以免一出轨就再也不回头。可是新外遇论述具体的挑战了这种说法。

例如《秘密恋情：女人的外遇》（展承出版）就以无数女人的心情故事同情的指出，女人的外遇通常并不影响她的婚姻。事实上，女人常常被迫在婚姻中维持秘密的恋情，是因为她们往往在年轻不够成熟时就早早进入了婚姻，后来个人的成长受到挫折时仍不忍割舍婚姻，秘密恋情于是成为她们得到肯定、维持自我的唯一出路。这种恋情不但于她的婚姻无损，甚至使得她枯竭的生活再现生机：「她们的情人为她们所提供的，不只是性的排遣，还有更重要的，力量的泉源，以及共同奋斗的感觉和友谊」。

《秘密恋情》虽然同情女人的外遇出轨，但终究暗示这是「不得已的事」；相较之下，《每个女人都该冒一次险》（方智出版）的讯息就更正面了。这本小

说虽然人物众多，有时稍嫌繁杂，但是全书对外遇在不同女人生命中的意义和影响进行细致呈现，再透过女主角的心情忐忑来带领女读者冒一次阅读的险，结尾的高昂气势算是众多外遇论述中的异数。其实书名本身就已呈现了一种新的、进取的女性人生观：当然，每个女人都该冒一次险，又何止在情欲方面而已呢！

女性的出轨故事在新外遇论述中得到较为公允同情的处理，在某个方面来说，突破了保守社会为女人所做的人生规划，也拆解了文化对女人无欲的假设，无数女人坦然外遇的自得心情更挑战了看来无可动摇的外遇因果报应之说。

另外可喜的是，新外遇论述并不完全是个人的坦言记录，不少作者努力在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中提供证据来说明，外遇并非来自个人的软弱或道德薄弱，而是来自社会文化结构上的深层矛盾。

例如纯理论分析的《婚外情：无法抗拒的诱惑》（展承出版）在第一章就对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外遇面貌，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描述，不但关注到性别和阶级对外遇形式的框限，也注意到现代婚姻性质日渐倾向友爱模式的特殊发展。可惜作者在该书的其他篇章引用各种心理学分析时似乎又落入了平面的刻板分析。又例如包含许多个案坦言的《外遇：情感出轨的真实告白》（张老师出

版），以中产清教徒的严谨生活要求，和欧洲异教文化对外遇的浪漫幻想，来解释美国现代婚姻关系的深层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在个人生命中的浮现。

这些有理论架构的外遇论述脱出了责备个人的道德评论模式，并尝试以社会文化的结构传统来显示，外遇其实是整个社会在婚姻制度上的基本矛盾的展现。不管读者是否同意这些观点，至少他们严肃面对、仔细研究的态度，就比那些从未有过历史眼界，只有道德义愤的谘询专家们来得可敬。